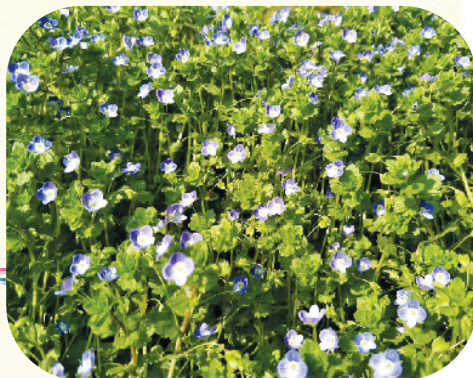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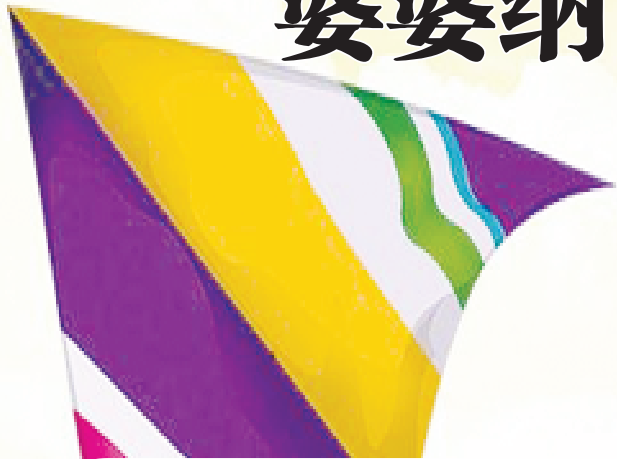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婆婆纳：又老又小的精灵

董雪丹 文/图



婆婆纳，这小草的名字有点显老，开出的花儿却是小可爱。它从沉睡的冬季中首先醒来，是先知先觉的小精灵。立春前后，已有零星星星的小花绽放。

只是，花儿太小了，即便它铆足了劲绽放出自己的色彩，大声地吆喝“春天来了”，也很难让许多和它擦肩而过的人正视一眼。这感觉，又像对身边的世界想唤醒却怕惊扰。

当然，对那些肯低下头来关注小草小花的人而言，会深深地理解“春到人间草木知”。曾在化开后的冰层下，看到婆婆纳怯怯地露出一点点幽幽的蓝。那画面，就是雪化了，春来了，花开了，就是冰雪消融，花开依旧。

在中原大地，常见的婆婆纳有两种，开蓝花的阿拉伯婆婆纳，也叫波斯婆婆纳，亲切的昵称是“阿婆”，原产于亚洲西部。开淡粉或浅粉紫花的婆婆纳，是地道的中国美人，植株和花朵都更娇小含蓄，花朵也如害羞的色彩，让人

怜惜。这两种小花，蓝的纯粹，粉的可爱。粉紫色的，比蓝色的小花更小。对这小花而言，小蜗牛都是需要仰视的巨无霸。

在单位院子里和所经的路旁，我看到更多的是开蓝花的阿拉伯婆婆纳。这草铺散多分枝，从一团一团的叶子下面伸出一条条长长的花柄，顶端开出四瓣的小花。早上，花儿总是迷迷糊糊地微合，阳光下会张扬地打开自己。花朵虽然小，却精致而美丽：花心洁白，蓝色花瓣上有深蓝色条纹，两枚白胖胖的雄蕊伸出花朵之外，顶端是更深的蓝紫甚至近乎黑色的花药，像顶着含情相对的两只眼睛。只要不长在田里碍事，不被当成害草，“阿婆”也是小可爱，充分地展现着小花小草之美。

婆婆纳在明朝的《救荒本草》中“古今植物名称相同”，说它“味甜”，救饥时可“采苗叶燥熟，水浸淘净，油盐调食”；也被收录在16世纪初期的《野菜谱》，书中用名是破破衲，这样描述：“破破衲，腊

月便生，正、二月采，熟食。三月老不堪用。”还有一首三字谣：“破破衲，不堪补。寒且饥，聊作脯。饱暖时，不忘汝。”曾在一片长满婆婆纳的路旁，见有老人拿着塑料袋拔取，这“不忘汝”，应该是怀旧，想重温一下往日的味道吧。婆婆纳叶子形状和香菜叶子有些相似，只是颜色要深得多。有些地方把香菜叫芫荽，所以也就把婆婆纳称为野芫荽。芫荽能吃，野芫荽也能吃，这种巧合，也很有趣。

至于它的名字为何叫婆婆纳，又是怎么由破破衲演变成婆婆纳的，有很多种联想和猜测：破破衲是因为它叶边的裂纹像破旧的衣服吗？破破的衲要婆婆用针线来纳？是它开花最盛时像是婆婆纳得鞋底一样小而密？哪一种都像，哪一种都牵强，哪一种也都不重要。

且看花开吧，看小花疯狂地开到铺天盖地，开成触手可及的蓝色星河，联想到它的名字，便觉婆婆纳的小花儿真的可以开成老

婆婆的话语，琐碎而绵密。一路走过去，身旁像有个说起来没完没了的老婆婆，到处都是她的话；婆婆纳也是啰啰嗦嗦、没完没了，到处都是她的花儿。只有那些不怕唠叨的小蜜蜂，飞向一朵又一朵婆婆纳，耐心地听着它的每一句话。

喜欢大片的婆婆纳在阳光下热热闹闹、密密匝匝地开花，也喜欢一棵即使生长在石缝中也努力开出花儿的婆婆纳，不管生长在哪里，它们同样感知到阳光的召唤。我想借用英国诗人王尔德的诗句，说出对这又老又小的精灵的深爱：“我深幸我曾爱你——想想那让一株婆婆纳变蓝的所有阳光。”



老宅

王科军



我在老宅生活了二十多个年头。老宅记载着我童年许多故事，有童年的欢乐，有痛苦的挣扎，也有奋斗的喜悦，这些都随岁月而去，现在留给我的都是美好回忆。

从我记事起，我家的老宅就在村子的最北面，坐北朝南。老宅后边是村里的白蜡条园，东北角是生产队的养猪场，紧挨着有一口老井。老宅前面有五棵梨树，每年八月份，五棵梨树能收获几大筐梨，家里的梨吃不完，母亲就拉着架子车到集市上卖。

小时候，我们全家都挤在老宅的三间老屋里。厚重的墙体不仅遮风挡雨，而且冬暖夏凉。每当放学后回到家里，迈进老屋的门槛，便会闻到母亲蒸出的红薯香味。我便拿块红薯，边吃边坐在老屋前的石板上看书。

夏天，劳累一天放工回家的母亲便在屋前梨树下铺张苇席，全家人围在一起乘凉。那时，我总是抢先躺在苇席上，遥望着大梨树后面的明月，听母亲讲嫦娥和牛郎织女的故事。

孩提时代，生活很艰苦，经常饿

肚子。在红薯汤、红薯馍的年代，顿顿离不开红薯的身影，想吃顿改样的饭都很难。外祖母总是拉着我到她的房间，拿出她舍不得吃的高粱面馍给我吃。因为外祖母患有糖尿病，不能吃含糖量高的红薯和红薯干面馍，母亲特意给外祖母蒸点高粱面馍，当时能吃上这种馍，也是一种奢望。

我和外祖母的感情很深厚。小时候，我一边读书，一边看着连环画，外祖母就借着灯光，戴着老花镜，给我们缝补衣裳。晚上睡觉时，外祖母

就给我讲她和外祖父解放前在甘肃逃荒的故事。在老宅，外祖母也就成了我儿时最亲近的人。我十岁那年，外祖母因糖尿病病发症离我们而去了，这也成为我儿时记忆中永远的思念。

后来我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当年的老宅。最近几年，父母相继去世，兄弟姐妹们也都搬进了城里，住上了窗明几净的高楼，宽敞舒适，实现了住有所居。但我仍时时想起老宅，想起父母和外祖母的养育之恩。